

諸子集成

諸子集
成

蔡元培題

桓

寬撰

鹽

鐵

論

上海書店

鹽鐵論序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詔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成一家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歲既久。寢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俱興。新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蓋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吳郡都穆。

禎游學官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覈。可以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鈔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迺者。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興四方大夫士共之。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目錄

本議第一	一
力耕第二	二
通有第三	三
錯幣第四	五
禁耕第五	六
復古第六	六
非鞅第七	八
晁錯第八	九
刺權第九	一〇
刺復第十	一一
論儒第十一	一二
憂邊第十二	一二
園池第十三	一三
輕重第十四	一四
未通第十五	一五
地廣第十六	一六
貧富第十七	一八
	一九

毀學第十八	二〇
褒賢第十九	二一
相刺第二十	二三
殊路第二十一	二四
頌賢第二十二	二五
遵道第二十三	二六
論誅第二十四	二七
孝養第二十五	二八
刺議第二十六	二九
利議第二十七	三〇
國疾第二十八	三一
散不足第二十九	三二
救匱第三十	三五
鹽鐵箴第三十一	三六
除狹第三十二	三六
疾貧第三十三	三七
後刑第三十四	三八
授時第三十五	三八
水旱第三十六	三九

崇禮第三十七	四〇	申韓第五十六	五七
備胡第三十八	四一	周秦第五十七	五八
執務第三十九	四二	諸聖第五十八	五九
能言第四十	四三	大論第五十九	六一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四三	雜論第六十	六二
擊之第四十二	四四		
結和第四十三	四五		
誅秦第四十四	四六		
伐功第四十五	四七		
西域第四十六	四七		
世務第四十七	四八		
和親第四十八	四九		
繇役第四十九	五〇		
險固第五十	五一		
論勇第五十一	五二		
論功第五十二	五三		
論鄉第五十三	五四		
論舊第五十四	五四		
刑德第五十五	五六		

鹽鐵論

漢桓寬撰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機。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

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絳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饔飧。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輪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賣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鐵。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倖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

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尙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未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鐵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託駝。御尾入塞。驛驛驟馬。盡爲我畜。羸貍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羸。內懷關闔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羸貍旃罽。不益錦綈之寶。笑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姪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尙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土取諸人。中土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躡之徒。無犴頓之富。宛周齊魯。南徧天下。故乃萬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二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後蠶蠃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衝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脩。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塢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木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菜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贖。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糲。鑄金爲鉏。埏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尙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卬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盜利。節漏費。盜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實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鑄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商交易。以利其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境。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蠲。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

巨爲小，以圖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盜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帶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後，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即有龜貝金錢，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閭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姦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鑄之法，立而姦僞息，姦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優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質惡，以半鈔

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臆。胸臆人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專山海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天子以四海爲匿。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臆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跽也。彊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臆。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墾。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勤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夏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臆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屬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
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
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
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
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遂去鄉里。棄墳
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不待去
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屬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
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爾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
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賑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
用粟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
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
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
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鸞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龜。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
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
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路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
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
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文學曰。鸞雀離巢宇而有鷹隼
之憂。坎井之龜。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翔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
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
牽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
拘儒之所憂也。

非軼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軼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軼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柄。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軼。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軼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尙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土之基。雖瓦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

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業敗。此則謂懲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威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闢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慙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蹈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憚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

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桀。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珉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誣於秦而信於鄭。晁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守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漁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穀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未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竊盜。敦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有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穀擊於道。壞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大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盜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踴鞠鬪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大夫曰。官尊者祿

原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盜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曰：爲色矜而心不憚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覲文學。若侯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大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詎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覲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覲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與滯立功也。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